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七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 凡十八年
盡丁卯宋寧宗開禧三年

庚戌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
明昌元年

春正月朔帝

朝壽皇于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

學

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
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

以道爲學
者勿務其
名進退人
才者必清
其源則理
學盛而國
脈固矣

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豐熙之邪說踈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絜身以退亦曰憤懣

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謗訕。臣欲熄
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
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
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
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
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
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
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
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
者。卽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
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
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
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發明

君子以義理爲勇以道德爲威當勇而勇則雖鈇鉞有所不能移當威而威則雖鼎鑊有所不能屈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賈乞禁道學之說正心誠意之道爲世大禁修齊治平之理當時不遵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三四年間無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氣旣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爲勇以道德爲威者曷克臻此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君子豈肯負無勇之名哉直書於冊深予之也

廣義

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淪九法斁幾於禽

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豁刻亡五行滅均
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
之不可無日星也亘古迄今何嘗有熄間
有誣妄詆毀之者譬諸陰霾毒霧蔽於頃
刻一遇飄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于日星
之明哉故四凶不能蔽之于唐虞防風不
能蔽之于有夏藍夷不能蔽于商管蔡不
能蔽于周春秋之君自蔽而孔子明之戰
國之君自蔽而孟子明之漢自蔽而明之
者董仲舒也唐自蔽而明之者韓退之也
迨夫有宋朱子遠宗孔孟遙述周程闡明
道學如日中天如星正度何其正耶夫何
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霾
劇施毒霧而蔽之乎未幾卒遇光祖飄風

之一掃不能損于日星之明而人心爲之一快也噫道學與天地相爲悠久者也日星之亡道學斯滅然則詆誣道學者身豈久於日星哉借曰能久亦無以踰於日星也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爲文公頌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

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之長子也詔卽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

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

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辛二年金明昌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

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柰宗

社何、后觀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
嘉王、擴爲太子、壽王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
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
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
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
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啟之則宮人兩
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
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
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旣聞貴
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
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
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發明

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言
地道順承天施而無所作爲、猶婦道

無違夫子而罔敢專成也故又曰無攸遂
在中饋夫李后之狡悍妬忌兇暴專輒積
之有素由光宗溺愛衽席狎恩恃愛不能
禁之於其始而乃受雱於其終唐高宗之
於武氏中宗之於韋氏用此道也嗚呼風
雨之驟迅天地之震怒也黃壇之燭滅祖
宗之譴告也光宗值此大變懼此大誠近
在宮庭弗克詰責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何
其愚哉人主視此則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後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訓也

廣義

李后殘虐天道應之如影響孰謂天
人之相遠哉大書于冊爲鑒昭矣

壬

三年

金

明昌

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

元

三年

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旣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齟然夙駕之意、旣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發明

書不果行、譏不決也。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光宗惑妬婦之讒言，乖父

子之天性有疾不朝不得已也疾瘳不朝
果何執乎由是內外羣臣合詞勸請既然
開悟復爲不行嗚呼光宗於私恩全之爲
有餘於公義聽之爲不足何以模範天下
哉故上書疾瘳下書
不果行深罪之也

廣義

尚書曰立愛惟親孔子曰立愛自親
始教民睦也况光宗乃父之事厥祖
而克盡其道而光宗目覩其盛者也今光
宗之於乃父反以不孝答之綱目書曰不
從者則其大逆無道之實昭揭萬世其惡
可勝言哉嗚呼黃屋中居一不孝之子則
國之根本斬矣
欲綿胤祚得乎

夏四月以丘密爲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于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

神昏。賜予不節則財
用竭。皆切于時病。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
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
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
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
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
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
華宮。皇后繼至。從容
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

全妙胡氏
傳可笑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
推恩使臣鄧從訓
等一百八十人

發明 春秋莊二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禚傳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

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今后歸謁家廟是光宗不能防閑其妻
失夫道也李氏之惡著矣所以病帝也曰
夫可以制妻乎適人從夫通乎其下況於
天子天子者神人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
正家如正國何若光宗者事父母以孝待
妻子以嚴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
命皇后徒徃乎皇后之徃也則帝威命之
不行嚴厲
之不至爾

是歲諸路大水

發明

紹熙之治當時無足稱者然亦僅能擁虛位而已抑不知光宗惑妬后之言逆父子之德此小人之所以所不取者況其大節既虧小何足數故凡逆氣乘之災異屢見故去年十一月書大風雨而又諸路大水迭出于冊用見天人之變交應於時不可誣者踰二年壽皇憤崩稱疾不視而天位亦移矣然則餘慶餘殃之報夫豈僭差而或者以爲賢君目之過矣

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

春三月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騌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一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

金初設經童科持國以經童入仕爲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卽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